

### 弹花匠

弹棉花做被胎大抵是人冬之后的事,袁师傅弹棉花一年忙到头。嫁女儿陪被子少不了棉胎,弹棉胎首选袁师傅。

袁师傅个子不高,敦敦实实,不爱说话,吃饭非常简单,雇主当然喜欢。更主要的是袁师傅的“生活”好,他弹棉花真是四两棉花八把弓——细弹细弹。他弹得细,做得匀,网纱密,棉胎就不一样。袁师傅有项绝活,叫走纱盘。一般弹匠手拿纱盘,围着初弹蓬松的棉胎压一压,这样力不到位。袁师傅能站到纱盘上,背着双手,鼓动腰肢,一点点地从这端扭到那端,再从那端扭回这端。这样棉絮互相咬得紧,棉胎不会出破洞。袁师傅网纱前还会做一件事,他会用红色棉纱在白云似的棉胎上摆一个双喜,或一个如意。高兴时,他会做一朵花,红红的花瓣,黄黄的花蕾,绿绿的茎叶,很好看。这似乎就是他的品牌。老年人晒被胎时常拍着老棉胎教育晚辈,你看袁师傅做的东西,我都盖了30年了,还皮板似的。何以记得是袁师傅做的?喏,他摆的花还在盛开。

袁师傅的棉花锤黄灿灿的,像从油漆中刚刚捞出,锃亮锃亮。常年劳作,他的背有些驼,好在他的儿子承继了他的这门手艺,街坊四邻叫小袁师傅。

### 补锅匠

这是一门彻底消失的手艺。

过去人烧大灶,用大铁锅,有个小眼或小缝舍不得扔,就要找补锅的。临泽镇当时好像就一个徐姓的补锅匠,他高高的个子,正常保持一脸微笑,挑一副担子,常常一步一晃地在街巷中慢慢行走,口中吆喝着:“补——锅——来!”遇到有人招呼,他就放下担子,拿出自带的小板凳做活。

补锅匠补锅分火补和生补。生补简单,在破损处打几个巴子,用石灰一类的东西在锅背面再抹一下就成了。火补要生炉子化铁水,用通红的铁水把小眼堵上。火补难度大,收费高,但效果好,也漂亮。

补锅匠补锅之外,还补碗。修补破损的碗不叫补,叫“铜”。为什么叫“铜”?说不清楚。铜碗需一项特殊的工具——金刚钻。钻非常精致,使钻的时候,发生轻细的呜呜声。钻头下不断涌出水 and 磁粉,很好玩。小时候,我们形容这种声音叫“吱咕吱”。于是就形成俗语——金刚钻“自顾自”。匠人在钻的地方放上同样很精致的铜钉,让它与好的部分钩连起来,还要用小锤在钉处轻轻敲打使之牢靠,这样,破损处就补好了。

补锅匠还补盆、坛、缸一类大件,酱缸、水缸,大得能容数人藏匿,匠人大同小理地用特制的大铜钉将其铜好,然后在缝隙处洒上黑黑的粉末。数日后,这粉末会凝固坚硬起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粉末就是铁屑,不知我们的前人怎么想到把铁屑锈蚀凝固的原理运用于民众生活的,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创造吗?

### 铜匠

铜匠和汪曾祺小说《大淦记事》中的锡匠属一种

## 家乡工匠素描

□ 张荣权

活做,船就泊到岸边,这种船临泽人称为铜匠船。

提到临泽的铜匠,绕不过一个翟师傅。翟师傅自然姓翟,他其他都好,就是这个无法选择的姓,不讨喜,临泽方言“翟”“贼”同音,喊他“老翟”有骂他“老贼”之嫌,称他“翟老”,似嫌不够,他才50出头。不要紧,老翟是个既随和又不失幽默的人,对于别人迟疑着叫他“老……”,他会一笑接口:不是“老强盗”,是老翟。于是大家就很释然。

老翟在临泽有名气不只是他的幽默,关键还是他的铜匠手艺出众。他做的东西漂亮,价钱又不贵。他会做的铜器很多,铜炉、铜盆、香炉、烛台、烫婆子、铜壶、铜勺、铜铲、铜锅等等,你能说出形状,老翟就能把它做出来。老翟习惯把做好的铜件一溜排摆在路边上,黄灿灿的,很夺目,很养眼。过去铜匠船靠岸,常用细线把铜勺、铜铲串好,上街叫卖。铜件相互碰撞,撒下一路叮叮当当的美妙音响,临泽人专为之造了歇后语,叫“卖铜勺充军——走到哪想(响)到哪”。老翟家的铜件不需要上街兜售,他的东西做得出巧,也结实耐用。再则老翟家也没有上街去兜售的人。

老翟在乌篷之下造就了三个孩子,老大是女的,长得实在漂亮。眼睛是黑的乌,白的亮,顾盼流光。皮肤不算白,但细腻。见人总微微含笑,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这女儿又特别聪明,学什么会什么,让她沿街卖铜勺、铲子,打死老翟也不干。老翟因为铜匠漂泊的原因,没有能够给女儿上几年学。在学校学得少倒不能说明女儿不能学或不肯学。她从小喜欢看老翟做铜匠活,稍长帮老翟做,到后来她就什么都能单独去做。她手巧,做事又刷刮,又干净。她做的模具老翟都夸好看。铜坯出来,她亲自精心打磨,弄得亮灼灼的。再后,老翟常常歇手在一边抽烟,铜匠活就全交给女儿了。女儿在做铜件的当儿,偶尔也做些锡器,锡比铜软,更好做。

老翟的女儿长大到该嫁人时,成了老翟的心思。女儿有一手精致活,人又标致,差一点的人家女儿瞧不上,好一点的,人家又看不上她。她毕竟是个做手艺的铜匠,还有她走路时无法掩饰有一点罗圈,这是长期在船上盘腿而坐的后果。

临泽还有一种人被称为铜匠,他们没有船,也没有冶铜的炉子与风箱。他们只管修锁、配钥匙。这类铜匠全部家当是一副担子。一头是筐,放小凳等杂物,一头是柜。柜有几抽,抽里放着各种型号的锉子、镊子,还有一把大剪刀;柜上有一个近一米的大锉。就靠这些,他们就能够解决锁钥上的任何难题。当铜锁广泛变成铁锁后,这类人就不再叫铜匠,而叫配钥匙的。

类型。铜匠冶铜铸物,锡匠化锡成器。

临泽一带水乡的铜匠基本都有一条船,乌篷,以避风雨。一家人生活起居都在船上,哪里有

家前屋后先用废料支撑搭个简易棚子,而后逐渐改建成水泥钢筋的,房子多了面积,心满意足之余,却又害怕哪天被拆除。文游路原是一条过境道路,随着市区东移,逐渐变成市区主干道,可是淮扬桥一过,郊区的味道就来了,各种对环境的糟蹋随处可见,几处违章搭建的棚子尤为显眼。一连几天,十几个人都在忙着拆棚子。

拆棚子的场景让我想起很多年前通湖路上的棚子。古时高邮城只有南北一条路——中山路,随着长途汽车站由运河边沿着通湖路一直往东迁移至农工商超市附近,通湖路就变成当时的“开发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计划经济不再适应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肥沃的土壤,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于是,通湖路两边到处搭满了各式各样的棚子,姑娘们在棚子里试穿着新潮成品衣服的喜悦简直难于言表,再不去买布料找裁缝、跑几腿还要等好久才能穿上一件新衣服。小伙子们在棚子里仔细翻看着百货公司没有的各种新玩意,棚子里还可以买到外地生产的其它牌子的电风扇,因为虽然“秦邮”牌电风扇是我们高邮人生产的品牌,但是货都被计划到外地去了,本地人却要找熟人、弄计划、开条子才能买到。

通湖路上的棚子虽然热闹,但很失大雅,拆是必须的。要拆除这些违章建筑,无非是因势利导。开辟一条新路——孟城路作为商业街,把

## 拆棚子

□ 刘家祥

所有棚子拆掉进门面房经营,提升档次。我当时参与了这项工作,邻居王老三每天走我家门口经过,我上班也经过他

的棚子,我也就负责做他的思想工作:“棚子非拆不可、大势所趋,你前些儿把钱都交了怎么又退了?又缩回去,人家都进去你难道还要赖着!”“我才赚几个钱?我哪有那八千三百块买门面房?钱是跟我姐姐借的,现在姐夫又不同意借唉!”他两个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他姐夫跟我有点头,“我来找他!”就这样我们一户一户分头做工作,也像热播电视剧《安居》一样,终于将通湖路上的所有棚子全部拆掉,进了孟城路门面房经营,期间也饱受多家店主抱怨:“新开一条路,叫我们买这门面,亏了,这里龟不生蛋,东西卖给谁呀?”“上政府当了!”

如今的孟城路俨然一条繁华的商品街,人们甚至忘记叫什么路,每到节假日,商品街总是人头攒动,一片热闹繁华之景,一茬一茬的本地的、外地的淘金者在这里凭着新的经济讯息收获着一桶又一桶金。傍晚,我散步在商品街,遇见王老三捧着茶杯与人闲叙,见到我立刻热情起来。

我说:“你怎么不把这房子退给我的?我给你八万三……生意怎样?”

“八十三万我也不卖。出租了,不烦那个神了,一年收个八九万就算了!”

## 跌个跟头抓把泥

□ 黄学根

小时候就听说过“跌个跟头抓把泥”这个俗语,但当时只略知浅意:抓住机遇,跌倒了也不空手站起,哪怕是顺带抓一把泥土,也算有所得,是对跌的补偿与宽慰。

泥有大用,吃的,穿的,稻麦、棉麻、蔬果生长都离不开泥,茅屋四周是泥墙,屋顶盖泥草。泥瓮、锅灶用砖砌,还是泥烧的。

后来见多了,父亲寒冬编草鞋,炎夏带病撰稻把。母亲下工忍着饥饿拽把青草给猪,阴雨绩麻缝补;邻队杨氏夫妻,秋忙刚过,大风天,撑船沿河捞风刮落的稻草,晒干烧锅,省下亮堂的柴卖钱贴补家用;就在我家屋后,春天,佃农朱氏一个人拉张犁(通常至少2人),俯身艰难前移,此情此景,深印在我的心田。我似乎懂了此语正是农民巴家(方言特指善于操持家务)、斗穷的呐喊。

读书以后,我再回味此言,觉得是励志的号角,催人奋进、百折不挠、跌个跟头也要抓把泥!

以我动笔写作为例,并非一上讲台就有初心,而是“文革”吃过苦,紧接恢复高考,课多噪疾,才想到“改弦易辙”的,写!而且要发表!要赢得编辑、读者的赏识,必须要有闪光点、可读性。这时我开始特别注意研究教学,力争教学相长。教后作小记,积累卡片,睁大眼睛盯牢未知世界。例如一学生登门邀我到他的高压荧光灯(路灯)镇流器厂作点技术参谋。某日上午看产品说明书时,我明白了镇流器外壳用铁质材料,可吸收电磁波,屏蔽外磁场,以抗干扰。我立即想到,在自制的电磁波的发射与接收装置下插放铁板,来模拟演示地波沿地面传播有能量损失的实验,这恰恰是对课本的补充。1987年4月,这一实验装置在省物理实验交流会上参展并获奖,成文后刊于省级物理杂志头版,也成了职评的“救命之作”。因电磁波是高频的,后又借发射装置作了电容器的高频旁路实验,让学生眼见为实。在发表的论文中有6篇是实验研究,那时几成实验迷,灵感上来,几

次夜间摸到实验室探索、改进。如此进课堂、下车间,扩大视角,带着创意走路,常捕捉到意外之获。

退休了,头发白了,咀嚼此言,更觉得是国魂的赞歌。

且看大名鼎鼎的鲁班发明锯子的事。鲁班接受造大殿伐木的任务后,带一帮徒弟上山伐木,不巧手被路边的草叶划破,他摘了一片仔细观察,叶边缘两侧均匀排列着坚硬的刺。就在他眼前,一只蝗虫正张着嘴,麻利地咀嚼草叶。他捉了一只,掰开其嘴,嘴里有两个长满尖刺的板牙,好锋利。他琢磨,如造出坚硬齿状的工具,用来伐木,比斧砍快,免得累倒徒弟还完不成任务。他不懈努力,锯子问世了,众徒弟开心噢!工效成倍翻,更激发了鲁班的创造热情!他才思泉涌,继而发明了曲尺、墨斗、钻等木工工具;后又发明了锯、磨、碾等粮食加工机械。这是在公元前450年呀,我肃然起敬!他善于联想,善于转化,发明雨伞的过程,给后人确有借鉴作用。为了让行人能躲躲烈日,遮遮风雨,他在旷野路旁造了四个柱子的凉亭。但行人终究要上路,而亭不动,如能造出小巧便捷的“亭子”就好了。池塘边顶着荷叶捉蜻蜓的小男孩映入眼帘,他仔细观察,绵软的荷叶由中央向四周辐射分布着几根叶脉,他飞也似地跑回家,削蔑作成放射状的伞骨,蒙上圆形羊皮,伞的雏形问世了。他不愧是名垂千秋的发明巨星,他是“大国工匠”的祖师,谁与争锋?班门弄斧啊!

“跌个跟头抓把泥!”我们的又一位先辈宋应星给世人作了挫而不败的榜样。他在五次进京会试均告失败后,分析自身优势劣势,决定弃短扬长,调整主攻方向,告别八股文,亲近科技,调研生产实际,以从江西到北京多次往返行程万里的见闻为基础,进一步深入田间、作坊,苦钻农业、手工业等生产技术,日夜笔耕,终成不朽巨著《天工开物》。后被译成多种文字,远传他国,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手工业的综合著作,含130多项生产技术,对中国也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壮哉!我为之景仰!宋应星在科举的独木桥上受挫者,但他勇敢应对,善于化挫为胜,何止“跌个跟头抓把泥”!他抓到的分明是一大把闪光的黄金,也用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了世人前进的路!

秋色凝重,秋蝉已经在

袭人的凉气中唱罢最后一支歌谣,只有少许虫儿蜷缩在砖堆瓦砾下还在浅吟低唱。

一弯朗月挂在夜空,柔和的月光透过窗,洒在书桌上。沏一杯清茶,暖一池清墨,展一纸素笺,待一方文字落墨填白,容纳岁月落花流水般的心事。如墨的夜空下,远方的你,是否也坐在窗前,沐浴着一汪月牙的明朗,氤氲在缕缕金桂的幽香里。我总是喜欢如水的秋月,也喜欢在秋月下放飞我的思绪,或远或近地在岁月中穿行,或深或浅地在情感中穿越,默想着远去的、熟悉的岁月,绵延在往日花开的思绪里。

人生旅途,总有一些情感故事,在不断地反复演绎,我们总会在不经意中恰好和幸福相逢,相遇志同道合的朋友,慢慢地品味着朋友的知遇之情,深深地感恩着岁月最美的恩慈和冬日暖阳般挚爱的温暖。我们都有自己的方向,没有永远的同行,相逢已是奢侈,昨天相依,也许明天各自天涯。尘世年华,有如白驹过隙,匆匆,太匆匆。对于人生历程,这样的相遇虽然短暂,但值得珍惜,值得珍藏。整理自己的心屋,让友情安住于温馨居所,从此不再浪迹天涯,从此不再沐雨经霜。

生命中,很多走过都已化作曾经,很多风景都已于月升日暮中渐被遗忘。纵然,心中有太多的不舍,还是任由季节之掸拂去曾经的葱茏。捡一抹时光缝隙的漏影,去寻觅那些残余的痕迹,而一幕幕挂满萧瑟的枝头,再也寻不回以往的印记。过往,我只有在岁月里变成心路的守望者;未来,也只有在如水清纯的凉月下,把心语寄托明天。几多委婉,几多失落,秋月之下说着淡然,说着遗忘。安慰自己,安慰未来,眼望年复一年清澈如初的皓月,学会告别

心痛,告别潸然,告别泛滥的忧郁。

不知何时云遮月隐,窗外听得小雨声声,滴滴答答,和着远处时断时续的《琵琶语》,扣人心弦。那明快清澈的清音,在想念的夜晚流转,唤起太多的温柔与忆恋,委婉而清丽,忧郁又无奈,仿佛花对叶的呢喃,一滴滴在我心里弥散开来,一点点疯长,摇落一地旖旎的相思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或喜或悲,有甜也有泪,它包含着我们的曾经和过往,是雕刻在记忆中怎么也抹不掉的版面。

秋夜如诗,如果此刻的你也如我一样面雨而思,轻吟着苏轼的《水调歌头》,那么我想对你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细雨缠绵,浅浅深深,它冲走了俗世的灰尘,却无法冲去深烙于心的牵念,不管距离有多远,思念从未走远。世界上有些东西看似遥远,其实并不遥远,只要心不远,爱便不远。爱,可以不随季节缤纷和凋谢,也不必在意对错和机缘,只希望沧海桑田,心的路程相随不离,让轻盈的脚步始终踏出如歌的行板。

秋夜,遥望着有你的远方,默默地,让思念的种子随岁月根深叶茂;让期盼,在风雨中绽放成花。月缺,轻嗅满园落花香;月圆,遥想千里共婵娟。其实,对着岁月笺言,从来无需刻意,从来不需约定,那些泉涌般的心心念念,足以在一字一句之间,将一席斑斓铺展,让心随意挥洒墨成诗。温情岁月,诗酿清香,流年久远,心灵深处那些最繁盛的花香会永聚不散。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淡看缘起缘灭,相信岁月最终沉淀给我们的,将是永远的美丽和永久的芬芳。

## 秋夜心语

□ 顾永华